

消失的 台灣醫界良心

五○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難的高貴靈魂

藍博洲 著



INK

文學叢書

088

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

藍博洲◎著



【目次】

前言

007

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……

郭琇琮醫師（一九一八～一九五〇）

011

他們沒走完的路我們一定要繼續

蘇友鵬醫師（一九二六～）

105

我對貧窮的聲音特別敏感！

胡寶珍醫師（一九二四～）

141

這個人，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！

許強醫師（一九一三～一九五〇）

167

大事年表（一九一三～一九五〇）

253

後記

268

INK

文學叢書

088

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

藍博洲◎著

時間太久了。

不義的殺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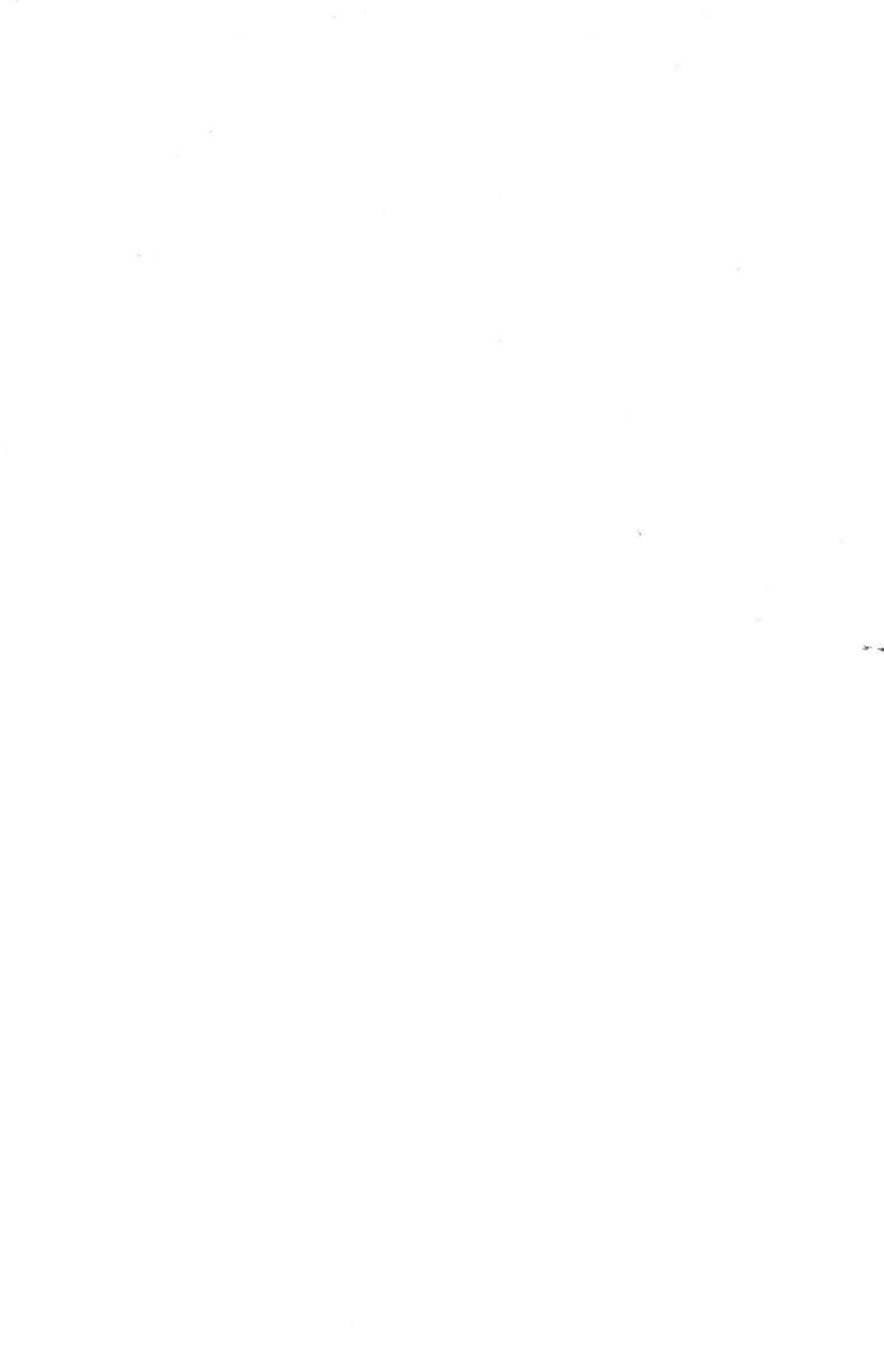
已消失在歷史的煙霧裡，

但它卻在人類的良心上

留下可恥的記憶，

.....

——
艾青





【目次】

前言

007

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……

郭琇琮醫師（一九一八～一九五〇）

011

他們沒走完的路我們一定要繼續

蘇友鵬醫師（一九二六～）

105

我對貧窮的聲音特別敏感！

胡寶珍醫師（一九二四～）

141

這個人，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！

許強醫師（一九一三～一九五〇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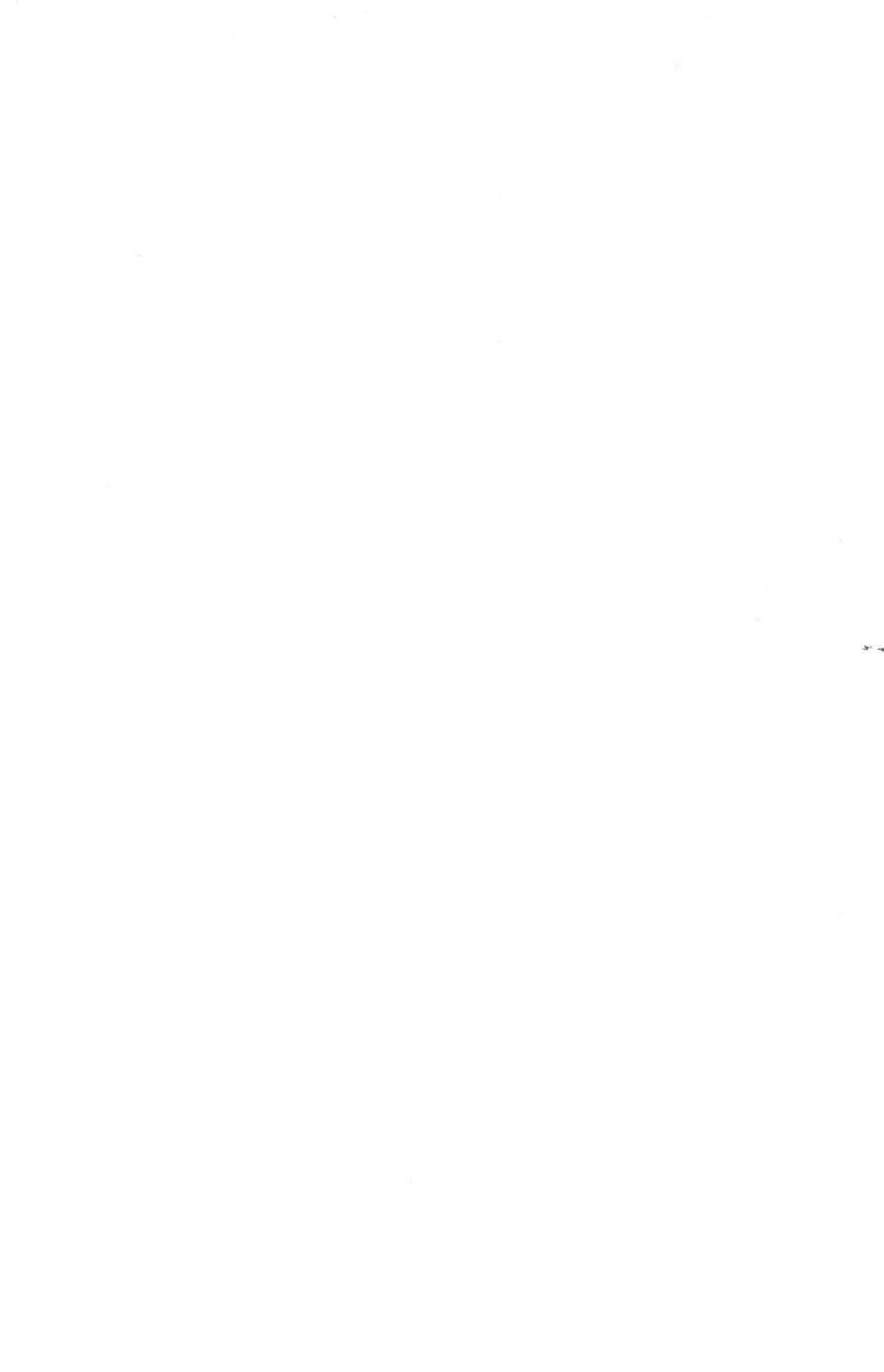
167

大事年表（一九一三～一九五〇）

253

後記

268



前言

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到三月中旬，台灣民眾反抗陳儀長官公署接收體制的全面蜂起，不只涉及廣泛的市井民眾，也涉及光復當時一些極為年輕秀異的台灣知識分子。

民眾蜂起在強大的暴力鎮壓下歸於悲慘的失敗。許多倖存的知識分子徬徨、幻滅，卻很快地掙扎著尋求思想的出路。他們在因事變而一度破滅的祖國像中重新探索，不旋踵即投入當時整個內戰的思想與政治漩渦，勇敢地投入為了探索祖國的新生的艱難戰鬥。

一九五〇年，韓戰爆發，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。

這看似與民眾生活距離遙遠的國際事件，在背地裡卻對台灣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。

在星條旗於亞洲「自由世界」的遍插下，一場全面的、堅定的、徹底的政治肅清，在台灣靜靜地展開。

出身台南佳里，台北帝大醫學部（今台大醫學院）第一屆畢業生，二十七歲獲得博士，被日本本期為「亞洲第一個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」的許強醫師；出身台南白河，日本京都帝大醫學部

肄業，迫不及待地潛赴中國大陸投身抗日工作，回到台灣後捨醫而從事勞動運動的吳思漢，都以不同的關係和深度介入了一九四七年的民眾蜂起，也都在一九五〇年的政治肅清中被殺。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，許強、吳思漢等人結束了在保密局「南所」漫長的拷問，送到當時的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聽候宣判。

數日後，他們十四個人被判處死刑。和他們一起從南所送來，一樣被判決死刑的，是這裡初步採集了一些生命史，差可描述成形的郭琇琮……

我跌入被刻意掩埋的歷史荒塚

一九八七年三月，隨著《人間》編輯部展開台灣「民眾史」的企畫，一九六〇年初葉出生的我，頓時跌入一個被刻意掩埋的歷史的荒塚……

那兩個月來，我在這孤寂的荒塚中摸索。我找到了破碎的、噤抑的、餘悸猶存的歷史的碎簡殘篇。我具體地感覺到，在一個湮埋的時代，歷史怎樣被分成「廟堂」和「民眾」兩個分野。前者枯弱、欺瞞；後者生猛而令人悸動地真實。

我懷著虔誠，含著羞赧和悔恨的熱淚，跪向這被噤殺的歷史，一步一匍匐，虛心地聆聽民眾史的，寬宏而智慧的聲音。

由於幸運的偶然，我找到了二次大戰結束，台灣光復當時，台北幾個最秀異的青年的足蹤。他們全是台北帝大醫學部（今台大醫學院）和日本名大學醫學部的高材生；他們也全部從抗日而

熱情迎向台灣的光復、到對陳儀體制的腐敗和獨占忿然抗議、繼之參與一九四七年台灣二月蜂起，再經蜂起全面潰敗的絕望、幻滅與苦悶，然後在當時中國全面內戰的激越的歷史中，重新找到國家的認同。一九五〇年，韓戰爆發，東西對峙之勢儼然而成。這些熱血的一世代的台灣秀俊、在五〇年堅定而廣泛的肅清（*partisan hunting*）中破家亡身。這激越的青春和狂飆的歷史，在嗣後的恐怖、怯懦和高成長社會的飽嗝中，長埋地下，任歲月不斷沖刷、湮滅。

我找到了充滿希望的身分認同

對於當時尚不滿三十歲的我而言，他們的抗日；他們在日政下秘密學習中國白話文和普通話；他們對台灣因日本戰敗而重獲自由的狂喜；對祖國中國的堅定嚮往；他們對陳儀惡政的怒聲，以至崛起抗議，也是出於「本是同根」這個意識所爆發出來的忿慨。二二八事變被暴力鎮壓之後，他們一度徬徨了。中國是什麼？祖國是什麼？台灣要往哪裡去？這些沉重的問題，在他們心中成為千鈞重壓，等待著解答。一九四七年起，中國內戰形勢急轉直下，他們於是在激盪複雜的中國現代史中沉思台灣的意義。陰靈廓清，在他們的眼前，因著身分認同的新的解決，開展著遼闊的工作和希望。台灣往何處去的問題，在中國往何處去的質問和實踐中，他們取得了明白、堅強的解答。

然而，一九五〇年的全球性冷戰架構的形成，使他們在一場世界性的肅清中被捕、被殺。在漫天飄揚的「自由」的旗幟下，噤默、腐朽、消滅了。

一九四八年，台灣二二八事變的次年，韓國濟州島居民蜂起。美國和李承晚當局斷然鎮壓，造成七萬人上下的死亡。

對我而言，匍匐在這段荒廢的歷史上，忽然間，「自由」和「奴役」，「解放者」和「虐殺者」這些曾經一度「明確」無疑的概念，產生了混淆。而鮮活的思想與歷史，卻在這混淆中產生。

從這歷史的廢塚中回顧，我驚異地發現另一種力量，正在企圖噬殺那掩埋地下，卻生猛真實的民眾史。

那些大聲控訴別人在二二八事變中殺了人的人們，原來只在那被掩埋的歷史的荒塚上加封厚重的泥土，只想在別人的舊塚上插上適合自己需要的、不實的墓碑，卻從來不肯走進民眾，採掘生動地活在民眾記憶中的、現代台灣的「民眾史」。

我以顫慄的心，向那無限豐富地教育了我的、荒塚中的歷史，以及那些一度那麼勇敢、純潔、無私且熱烈地活過的、台灣最優秀的靈魂合十祈謝。我彷彿感覺到，透過這歷史的調查，我勝過了絕望，超越了恐懼，在一個又一個從歷史的煙塵中洗滌而重現出來的他們的名字，新一代的台灣青年，得以把已經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，找到充滿著希望與活力的、新的身分認同。

一九八七年六月

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……

郭琇琮

醫師

一九一八—一九五〇



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，將骨灰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，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！

——郭琇琮遺言

曬衣場

一九五〇年五月，林雪嬌與先生郭琇琮在嘉義同時被捕，然後同被輾轉送到台北軍法處看守所，分別關押在男犯和女犯的不同押房。

按規定，在軍法處看守所傳遞紙條，被抓到了是要槍斃的！可林雪嬌和郭琇琮卻冒著生命危險，以紙條傳遞彼此的信息。林雪嬌利用每一天的放封時間，假藉傾倒馬桶的機會，溜到男犯的曬衣場，然後很快認出郭琇琮的衣物，迅速地從晾曬著的衣服取出郭琇琮傳遞出來的紙條。

九月中旬的某一天，林雪嬌又從郭琇琮晾曬的內褲褲帶縫裡，取出郭琇琮預藏的紙條。她看到紙條上只簡單地寫著：二條一。

郭琇琮的意思是說，他已經以〈懲治叛亂條例〉第二條第一項起訴。在當時，這是絕無活路之條款。林雪嬌捏緊紙條，心中悲痛，不能站穩；但她還是警覺地離開曬衣場。①

芝山巖事件

「據我所知，」一九八七年四月，林雪嬌女士在第一次接受採訪時說：「郭琇琮家是舊舉人出身。士林一帶還有何、潘兩家也是舉人出身的地方望族。日本人剛剛占領台灣的時候，郭琇琮的祖父便曾率領不願受日本人奴役的三姓壯丁，潛赴芝山巖，殺了在那裡教書的六個日本老師。之後，郭家全家便暫時到艋舺避禍。」

一八九五年六月七日，日軍在辜顯榮「先導」之下，進占台北城，並於六月十七日舉行始政式，從此展開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。

據台之初，殖民當局台灣總督府一切設施都以軍事為前提，只設總督府官房、陸軍局、海軍局及民政局；而在民政局之下設學務部，掌理全台的教育行政。據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所載，學務部原設於台北大稻埕；但是，因為當時台北人士紛紛逃往廈門一帶避難，教育工作無法推進，於是接受大稻埕鉅商李春生（台北保良局總理）建議，轉往一向文風較盛、人才輩出的士林設校。九月二十日，總督府學務部在台北市近郊士林附近的芝山巖學務部設立學堂，先後招收廿一名台胞為日本語練習生，按照入學先後次序，分為甲、乙、丙三組。甲組計有柯秋潔等六名「略



1895年6月，日軍進入台北城。

解日語」的學生。乙組計有朱俊英等八名「年齡均較長，於漢文有相當素養，準備出任官吏及教師」的學生。丙組計有林隆壽等七名「年齡尚幼，漢文無根基」的學生。學務部預備就這些學童的學習，作為實驗，以作日後普及日語教育的參考。

這所芝山巖學務部學堂，可以說是日據時代台灣國民教育的濫觴。^②

然而，對「久沐祖國教化，義不附秦」的台胞而言，它卻可以說是「日本奴化台胞之第一聲」。^③

這年年底，台北一帶盛傳：新竹之胡阿錦、宜蘭之林李成與文山堡之陳秋菊、詹振等義軍，將以陽曆新年為期，奪回台北、宜蘭、基隆，驅逐各地之日本人，收復台灣。^④

到了除夕那天，「陰晦無雨」，陳秋菊密約士林當地義民，翌日協攻台北。^⑤

另一方面，日本憲警也於當日下午起，攜帶槍枝，不斷在台北城內外加強警戒巡邏。晚上八點，義軍果然於大屯山舉火；並於夜半十二點，進襲城內。一八九六年元旦凌晨，義軍先後於觀音山頂與紗帽山嶺點燃烽火，並於四時二十分逼近城門。^⑥

就在義軍大舉襲擊台北城同時，芝山巖學務部部員揖取道明等六人正率領該學堂學生，前往總督府賀年；近午時分，他們走到圓山下，卻見「基隆河中，渺無舟影；徘徊間，遙聞對岸吶喊



殖民當局在芝山巖為被殺的日本學務官立碑。
(藍博洲／攝)